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三

宋 楊簡 撰

小雅三

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

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鑰集載所解云此固
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淪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為亦無所備但聖智雖
不備亦無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論曰范氏
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
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委曲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填寡宜狃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富補音所引唯易林坤之萃福優重職樂且日富而

遂音偪下文又夷益切唯曰叶韻別無證未安富或
有二音或易林字訛不可知也負補音禮記天子負
斧依注負之言倍也史記正義負命毀俗庶士負祿
皆讀如倍填毛詩作填韓詩作疹音軫犴韓詩作犴
毛詩作岸毛傳曰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斑
鳩也毛傳曰鳴鳩鷓鴣戾至也蘇曰翰羽也爾雅釋
鳥云鷓鴣鷓鴣疏曰春秋左傳杜注云鷓鴣鷓鴣也
舍人曰鷓鴣一名鷓鴣今之斑鳩孫炎曰鷓鴣一名

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
黑色多聲按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殆非也斑鳩稍
大聲鷓鴣鷓鴣者俗謂之婆餅焦形小如雀青黑色
多聲若鷓鴣巢之鳩亦名鷓鴣其聲鷓鴣斑鳩之音如
布穀音渾濁斑鳩有二種一種惟頸項斑一種并羽
皆斑二種皆止而後鳴鷓鴣亦止而鳴惟鷓鴣多飛
而鳴又身小應宛彼及翰飛之義則此詩鳴鳩謂鷓
鴣也餘釋見鷓鴣巢夫以宛然之鳴鳩其翰飛尚能戾

天豈王者而反不如之詩人之心憂傷傷時王之怠
荒故念昔先人謂先王即下文有懷二人其文王武
王歟憂傷懷念不寐至於明發將旦而天發明也毛
傳曰齊正克勝也齊聖飲酒溫和不肆縱能勝酒不
為酒所困彼昏昏不知壹醉則日益甚而不止故詩
人戒之曰各敬爾儀以君臣俱荒醉故言各天命一
去將不復至故曰不又欲其知懼也毛傳曰中原
中也菽藿螟蛉桑蟲也螺贏蒲盧也負持也爾雅釋

蟲與毛傳同郭璞云蒲盧即細腰蠶俗呼蠓螽也俗
謂螟蛉為桑螵亦曰城女邢昺釋曰說文云細腰土
蠶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陸璣云螟蛉者桑上
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螺羸
土蟲也似蠶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
化為其子揚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螺羸祝之
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孔疏曰菽大豆故禮記稱啜
菽飲水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此經傳箋

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蓋以菽實有主庶民不得而
采惟其葉則非所愛故庶民皆得采之此喻天命無
常有德者皆可得之王作民父母故民有子喻王肅
亦云螟蛉有子螺贏得以負而去鄭箋云式用穀善
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
而子也天命之去就率因民心之去就故又取螟蛉
螺贏之喻明我雖有民若不能自撫則彼有德能撫
之者民心從彼戴彼矣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故古語

多以民為子題本題字訛而為題題視也故毛傳鄭箋云題視也眷令既飛且鳴勤動不止我當日邁月征早興遲寐勤勞政治無忝辱所生蓋以時王昏醉而主諷諫也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郭璞云俗呼青雀紫曲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蘇黃門古史序云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交交謂交錯而飛行歟率循也樓尚書云此章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

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於犴獄也釋文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

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

按樓鑰集引此解云鳥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

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用乏而觀于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於入犴獄也又云民勞苦握粟出卜問何自而能穀善耶鑰論云此章言貴賤皆同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津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鴈竊元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桑扈竊脂棘鴈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脂青色然其云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鴈鷓割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

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殺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卜筮之卜則益差矣今本與所引小異當是從樓說刪定

簡謂填長也正直之士

多孤立寡特思古溫溫恭人如集于木不敢放肆惟恐墜失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谷深者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懼謹戒如此則必不荒飲亂政矣毛詩序謂是詩刺幽王也鄭云刺厲王

弁彼鷺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跣跣周道鞠為茂草我心
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
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
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
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倚矣析薪杲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
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笥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

跖徒歷反者非當子六反怒乃歷反擣補音當口切
今言傾倒之倒猶謂之亾古之遺音也梓補音引張
衡南都賦梓與里叶潘尼贈陸機詩梓與紀叶然則

宜漿理切而補音漿禮切未安補音母滿罪切荀卿
賦篇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縫裏辭或擬
此屬音燭在補音易林坤之訟在與起叶鼎之睽在
與禮叶大過之頤在與喜叶晉之蹇在與紀叶楚辭
離騷在與理叶天問在與子叶又在與趾死止叶然
則音薺而補音此禮切未安失母矣先蘇薦反補音
思晉切先後也楚辭九歌鏃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
兮士爭先招魂鄭衛妖玩來雜陳激楚之結獨秀先

韓愈祭兄文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古先平則斯人切去則思晉切瑾音覲子音與佗音他 毛傳曰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孔疏云此烏名鸞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然爾雅釋烏云鸞斯鴟揚子雲劉孝標皆曰鸞斯郭璞云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鴟烏音匹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字林皆云楚烏毛傳曰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

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簡
博詢野人云烏頸腹白者亦反哺暮而羣歸不勝其
多羨鷦得所傷已見放逐而不得歸又不獲侍養不
得如鷦之反哺歟穀善也今俗語云平安樂于語
助懼懼憂禍也呼天曰我何辜乎我罪為何而遭放
逐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云言也不敢言父母之過
今俗云說甚莫得甚莫即如何孟子曰小弁之怨親
親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而毛詩序曰太子之傅作焉審如序云則傅述太子之情也跽跽周道鞠為茂草蓋太子放逐所由之道見荒蕪而益感傷也接武謂之跽足相次也亦猶叔次伯之義也周之盛時德政所及諸侯朝覲者多商旅出於其途者多人物蕃庶道途往來稠密如接武而行跽跽然故道途蕩蕩草不植焉今上無德政諸侯不朝民罹憂苦往來稀寡故鞠為茂草鞠養也訛而為鞠歟怒者憂鬱不伸之意方言甚詳怒有不

伸之義憂之甚有如擣衣之狀假寐者閉目休視聊以寧神實非真寐假寐之中忽焉長歎王氏曰憂之深未老而老也劉曰因憂驟老疾者病時作熱憂甚者心火失所故復作浮熱心火上炎攻頭故首亦不寧如有疾也朱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毛傳曰父母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况父母之身乎無瞻而不在父也無依而不在母也父尊言瞻母親言依離麗也譬之外不屬于毛內不屬于裏

無所容身言放逐情苦毛傳曰辰時也鄭箋謂六物
之吉凶孔疏曰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
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歲星之
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
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
然今俗以人生之歲月日辰推吉凶有所謂五星及
餘星亦多驗又不止於二十八宿曰我辰安在而惟
凶至是乎毛傳曰蜩蟬也淮深貌淠淠衆也箋云柳

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屈至也言今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孔疏曰斯辭也箋云雝雝鳴也釋木云癭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如癭木疾用無枝苻婁尪偃內疾癭磊故疾用無枝鹿之奔猶或伎立少休而我放逐在途不得少休也雝之朝雝尚求其雌而我獨不得有室家之樂也壞木內疾外枝枯落傷已放逐單獨如彼無枝之壞木我

心憂如此寧無知之幽王當亦知之知之則何不見
念耶詩情在此也王氏曰免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
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逃避劉曰人哀其窮及驅
者未至而先存之毛傳曰瑾路冢也箋云行道也道
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瑾者君子謂幽王也王
之執心乃忍之乎彼本情不親者尚不忍之我父子
至親而王忍之隕隊也箋云醜旅醜也如醜之者謂
受而行之惠愛也孔疏云言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

思審得即用之如人以酒相醕得即飲之幽王不惠
愛太子聞讒言不復舒徐究窮即信之倚牽一脚也
說文偏引也今伐木或大則先去偏枝如將廢申后
先放太子不必如毛傳改從倚義毛傳曰析薪者必
隨其理亦非廣韻曰柶離也釋文勅氏反離析母子
如薪柶而析之矣孔疏曰佗謂他人也言舍有罪以
上皆怨王之辭也既有怨言又懼轉而上聞於王將
重獲罪故卒章有恐懼之意曰莫高者非山乎人得

而登之莫深者非泉乎人亦得而入之今此怨辭外人雖不得而知懼其終知也亦猶山雖高人終得而登之泉雖深人終得而入之君子無敢易出其言他人之耳屬於垣今人謂之牆壁有耳即是意也非謂實有耳屬垣也謂室中之言他日人無不知之故取此喻也王氏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笥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
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亂是用譖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
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
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
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尫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
居徒幾何

補音威畏同天威斐忱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畏
今尚書作畏泰本作大長直張反補音盟謨郎切史
記叙傳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又
曰不背何盟桓公以昌易林解之益黃池要盟越國
以昌恒之蠱盟與梁叶觀之泰盟與強叶餽音談蓋煇
字之訛階補音班固幽通賦懿前哲之純淑兮窮與

達其必濟哀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顏師古
曰濟合韻子齊切揚雄冀州牧箴六國奮矯乃絕其
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班固西都賦階與迷叶曹植
應詔詩階與隈叶皇甫謐釋勸階與頽叶潘尼乘輿
賦箴階與恢叶階居奚切簡疑音菱 且語助毛傳
曰憮大也歐陽曰慎謹慎也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
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也泰憮者太
大也承上降亂降威之意也今人言語亦有如此者

僭差也亂之初生其始差失之意既渾涵於其中猶
向背未明喜怒未著及亂之又生則君子確信其讒
矣此君子謂王凡君子如怒怒則足以止亂如喜喜
亦足以止亂此泛言君子君子怒當其罪故沮亂喜
則施福祉必當其功賢能進而小人退故亦已亂端
速也君子一怒一喜庶乎速止亂今也雖有所怒以
怒不當罪而反怒其賢故亂不沮雖有所祉社不當
功而反及小人故亂不已詩情在是也怨而不露故

云政亂言語不足以取信於人故屢盟屢盟適足以長亂讒人即盜賊之行也故徑言君子信盜是以亂益暴盜言甚甘深入王心亂是以益熒熒燄者熒之訛歟小人為亂如此靖共之德則無而徒為王窮極之禍耳邛者窮之音而字訛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言此者有懼其將為墟之意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廣大也言此者明今無之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王之心讒人之心萬民之心四方之心予皆知之知

民心必離四方必叛彼讒者如狡兔亦將遇犬而獲之禍且至矣毛傳曰兔免狡兔也荏染柔意也賢者居衰亂之朝為羣小所陵壓賢者謹畏不敢與抗如柔木荏染王宜愛護使得樹立讒者之讒譖賢者必於往來行言微致其巧使人主不覺其譖故詩人言其情狀覲王心勿聽曰焉足數之也彼讒者蛇蛇舒徐必為大言碩大也大言無實也其巧如簧能使聽者喜小人雖口為讒而其中心之愧亦形見于顏色

之厚矣詩人又啓王以察奸之狀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釋水云

按原本三字脫

水草交為

湄蘇曰時有是人也拳者有威力人所畏服之謂即後世所謂攬權之意俗曰權柄曰權勢蓋古者以拳字寓此意後世轉用權字此章又數讒者無一可取之狀曰既無拳又無勇職足以為亂階而已職猶只也爾雅釋訓云既微且腫胥瘍為微腫足為腫郭璞曰胥脚脛也瘍瘡也曰微曰腫又指其可憎可笑之

病此疾賤者多有之士大夫罕有戲侮之曰既微且
虺矣縱爾有勇亦何足道爾之所謂謀猶又將多耶
爾所居徒衆幾何言無幾寡弱歷數無一可取可笑
可侮之狀蓋無非言其不足道獨王信之耳毛詩序
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大夫於王
何得言刺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

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
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
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違舍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
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
吹壘仲氏吹篳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
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

舍補音商居切息也說文郤从邑舍聲又曰余語之
舒也舍省聲公羊傳書君舍左氏穀梁傳皆作荼音
舒自舒而孳又有傷遇切一音史記舍者日月所舍
舍者舒氣也屈原離騷經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
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東
方朔七諫哀形骸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椒蘭
之不及兮魂迷惑而不知路司馬相如上林賦若此
輩者數千百處嬉遊往來宮宿館舍揚之水詩序毛

氏作屯戍韓氏作屯舍 朱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
人而言也鄭箋云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孔疏曰其
心孔艱甚難知也朱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
入者其心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
暴公而不入我門則云云以構我禍也明矣毛詩序
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
作是詩而絕之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
者也

按樓鑰云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
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

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
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
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公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
說亦不定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
更當考

詩人於暴情疏非所怨也怨斯人與已情本甚
親今乃與暴相從而譖已是深可憾者累章情狀甚

著毛傳亦未嘗有一語言蘇公刺暴公及序始云云
漢史謂衛宏作毛詩序益驗甚矣學者觀書鹵莽千
載通患前屢指宏非此詩既非刺暴公則作者亦未
必果蘇公二人相從而行其一暴也其一則所謂彼

何人斯者也王所聽信惟此二人二人之中必有一人先發譖我二人和同必相唱和此曰誰為我此禍蓋言其先發者也時已遭譴責故曰禍胡逝我魚梁而不入慰唁我乎殆斯人之為我此禍也斯人於我始者不如今始於我甚厚今則頓薄聞今謂我不可猶是也云我非是也云我不合道理也大抵小人心為奸利而其言未嘗不依傍正理即此云不我可之謂也釋宮云堂途謂之陳郭璞云堂下至門徑

也彼何人斯胡為近逝我陳我既聞其音聲乃不見
其身不見其身者不來見我故我不見其身也豈有
近至於陳聞其聲而不入見我者乎其特示相疏外
特致其侮也明矣夫其至相親愛者今乃至是縱爾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乎其為飄風喻其過門之疾也
胡不自我所居之北胡不自我所居之南乃必過我
門之我魚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祇攬我心蓋以平
時過門必入見今則累累不入見况譖於王而加譴

於我凡行有二平則安行有故則亟行謂爾安行耶亦不遑舍止而徑過我門而不入謂爾亟行耶又遑脂爾車遑暇也於以驗斯人實譖我其心中有物故發見於外者情狀若此屢過我門不入見我中間嘗一來云何其目視之盱動不定也方言驢瞳之子曰盱或謂之揚蓋驢瞳之子每揚動故名然則盱者目睛多動也其心中不安故目睛亦不安而多動其愧心形見于盱倘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心漸釋而平

易還而不入則否矣否者不然之辭不順之辭其心
難知矣言其奸深昨者壹來徒使我極其敬而已矣
不敢通情也祇者敬之極毛傳曰土曰壘竹曰簾孔
疏曰壘周禮小師職作壘古今字異爾注云壘六孔
燒土為之郭璞曰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小者如雞子
六孔簾以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
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我與爾如伯氏吹壘
仲氏吹簾音聲相應和貫串如索之貫情如兄弟伯

仲爾豈誠不知我耶今乃相譖如不知我心者孔疏
曰若實不譖則當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
事毛傳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蜮短狐也反側不
正直也孔疏云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
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
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
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
為鬼為蜮其體隱藏則不可得見今汝則覲然於面

目之間情狀甚著視人罔極謂目視情深無底也作
此好歌以究極斯人反覆傾側之狀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
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
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

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補音翩翩紕苓切漢書叙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音

載記京師歌涼州鴟苔冠賊消鴟苔翩翩愁殺人陸

機大暮賦庭樹兮華落墓草兮根陳松柏兮鬱鬱飛

鳥兮翩翩按原本四句脫幡補音芬邐切猶翩翩也孫綽天

台山賦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元釋二名之同

出消一無于三幡按原本一無誤作無一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

于不言說文作蟠蟠叶韻亦當作此讀案字以番得

聲者古皆與先為韻翻芬遭切張衡西京賦建戲車
樹脩旃偃僮逞材上下翩翩魏文寡婦賦水凝兮成
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蕃分
愆切張衡南都賦固靈根于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
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傳元詩顯顯兆民蠢蠢
戎羶率土充庭萬國奉蕃藩分愆切揚雄甘泉賦雷
鬱律于巖窾兮電倏忽于牆藩鬼魅不能自建兮半
長塗而下顛晉陽后文濟濟南陽為屏為藩本枝蒼

藹四海蔭焉以至潘尼贈陸機詩今子徂東何以贈
旃寸晷為寶豈無瑱璠讀璠芬邈反左思魏都賦琴
高沉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
故將去而林燔讀燔汾乾切曹植名都篇歸來燕平
樂美酒斗十千膾鯉鰕魚炮鼈炙熊蹯讀蹯汾乾
切陸雲寒蟬賦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而龍蟠彰信
義于嚴時稟清誠乎自然讀蟠頻眠切此音今皆不
復見矣 毛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陸

璣云貝水介蟲其文彩之異甚衆鄭箋云喻讒人集
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蘇曰
哆侈皆張也陳曰南箕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
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
大以成之爾誰適與謀者非謂果有人與之謀人之
常言訝人之巧計則曰誰與之謀而至此也緝緝者
讒人細密縷績使人不覺其譖翩翩者或往或來片
語翩然而過旁映譖惑使人不覺其讒皆謀欲譖人

也雖然亦有患焉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
悟謂爾不信矣捷捷者讒言敏捷也幡幡者隨風翻
覆巧譖順適人意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按樓鑰云幡
幡誠有反覆

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
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於何時當考

王豈不受然天下之理出乎爾者反乎爾爾譖言既
行之後他人亦將譖汝將遷移其禍于女驕人讒人
得志故好好勞人被讒者惟任勞苦之事草草亂擾
之狀呼天曰願天視驕人之所為意欲天禍之矜此

勞人覬蒙天之祐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再言譖
辭之巧也畀與也說文豺狼屬狗聲或作豺投拋擲
而棄之也豺虎不食者甚言讒人之可惡雖豺虎食
人猶惡之不食也毛傳曰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
也既有北不受而無所歸則曰投畀于昊天乎惡之
極無可柰何天下人情人事之極未嘗不歸之天毛
傳曰楊園園名畝邱邱名釋邱云如畝畝邱其低平長
狹如畝歟猗者倚字之訛歟抑依之音而字非歟楊

園之道猗于畝邱寺人孟子之所居也寺人孟子所以敢公然自出其名者寺人親近於王雖被讒其禍未至於不可言歟周禮天官之屬寺人王之正内五人本詩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者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内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内道官之長主宮内者皆奄人巷伯是内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為長主巷之伯唯内小臣耳蓋其官名内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

稱為巷伯也注疏皆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
及巷伯故以名篇是說太迂曲陳氏曰巷伯寺人之
長巷伯即寺人先儒所以不敢以寺人為巷伯者以
周禮天官之屬奄官小臣為長寺人內監皆其次者
故不敢以為伯自古拘儒率有此蔽內小臣固奄官
之長就寺人之中又自有寺人之長長者亦可稱伯
又况伯者特長者之常稱亦不必拘其職之果長非
長也寺人掌王正內而稱巷伯者何也得非寺人所

常居者在巷聞名呼則入而聽命行事歟毛詩序曰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孟子詩情
惟惡讒者初無怨王之意而衛宏作序誣之曰刺幽
王也小戴記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
不瀆而民作慮刑不試而民咸服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姜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補音予演女切糾繆正俗讀如與 谷風釋已見邶
之谷風風與雨俱又習習而和人之相與和洽者似
之是詩之情謂憂患將至將恐將懼則維予與女其
和洽如此至於將安將樂則汝心轉改而棄予釋天
云焚輪謂之頽諸儒謂暴風從上降下曰頽頽下也
然俚俗以頽曰無頭風言其不知所自來多見野外
忽然而興袞袞如輪袞塵上奮亦如焚此厲氣所發

野人遇此或罵之非上而下也字從禿亦無頭之謂
歟大抵詩本旨率於初章見之後章更韻或別起義
是章言頽謂其見棄之時暴烈遽如此將恐將懼如
寘予于懷中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
淵棄子如人遺忘物不復加諸意矣維山崔嵬有巖
險可畏之狀至於寒風暴烈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其
中見棄加以暴烈之狀如之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故
至於此是詩正而無邪聖人取焉衛宏不明斯道必

旁推其說曰刺幽王本詩初無刺王之意宏又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此兩語雖與詩情不乖背然亦贅矣推言風俗亦本詩所無大抵不悟正心之即道故必至於旁推外取先儒多同此蔽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毛傳曰蓼蓼長大貌韓詩東山烝在蓼新蓼亦音六
義亦同莪釋見菁菁者莪蒿釋見鹿鳴釋草蒿菽蔚
牡菽菽去刃反陸璣云蔚牡蒿也郭璞曰無子者然
則莪蒿蔚皆蒿而種不同觀莪之蓼蓼其茂匪莪則
蒿以其相類見莪蒿生育長茂因感念父母之生育

我也亦劬勞矣此父母已終追感以勞役不得終養故哀哀不已罄盡也王氏曰鉞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鉞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鮮寡也孤獨之謂也父母亡唯已獨存謂之鮮民人子哀痛有生不如死之心此自古孝子之同心故曰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猶恃也怙義尤大出則銜無窮之憂恤入則靡所反面而告至毛傳曰鞠養也鄭氏箋云生者本其氣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孔疏

曰母懷妊以養我又拊循我爾雅云鞠生也抱之急
亦有拘鞠義拊者愛之至以手輕擊拍之也畜者乳
食之也淮南子曰玄田為畜今農人謂黑沙土田生
禾特盛異於他田殆黑墳之義然則畜之所以得養
義者此歟生養之至於長大父母長之也有亦養義
而有積浸默養不覺之意愛我故顧視我復有又義
謂每每顧我復亦有反復義匍匐能行稍遠則使之
復出則囑之早復日夕則使歸復父母懷抱我以出

懷抱我以入曰鞠曰畜曰育義畧同析而釋之則如
右子哀念父母言之不足而屢言之重複言之欲報
父母之德如昊天廣大無極不可得而報也而況於
不得終養而今亡矣乎南山烈烈而鳴飄風發發而
至北風吹南山寒氣多暴烈或曰虐政如之然而末
章律律弗弗則風少殺非烈風矣非喻虐政鉞磬壘
恥已微寓其怨此孝子哀痛觸目感傷無非哀痛之
辭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哀痛

之心聲也雖叙所聞覩而哀痛之情自形見于辭氣之間穀善也民之窮苦者多矣而猶曰莫不穀者彼父母存則猶為善也今俗以無禍患曰平善害曷也孟子引湯誓曰時日曷喪而尚書曰害喪則知害通為曷曷何也今俗云曷者甚也此言何我獨罹禍之甚也則知民皆罹困苦矣我獨不得卒養父母此所以為害也毛詩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本詩怨辭甚微而序曰刺王誣矣悖矣

有饑簋飧有捋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有冽沆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尙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
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
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熟觀是詩譏王政隳廢貴賤無章而不禮於諸侯之
使使者之屬作是詩也而衛宏作毛詩序曰東國困
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蓋宏考詩之未精也
宏序蓋次章之意非其初意也飡者使者始至之禮
有鼎飪焉以蓋蒙食曰饌簋有蓋黍稷之器捄曲貌

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砥礪石也周道如砥之平
如矢之直君子行飡飪之禮小人唯瞻視而已是謂
貴賤有章乃天下平直之道今也不然諸侯之使者
至王朝之禮缺焉故詩有東人之子職勞不來之譏
職猶只也使者唯只勞役於往來而王朝勞來之禮
缺也而又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小人反侈富僭
禮君子反窮困不蒙見禮是不得其平也不得其直
也是詩以使者不見禮而作因以譏王賦之重而曰

大東小東杼柚其空周居西諸侯皆居東說文曰杼
盛緯器也柚所以卷織者貢賦竭盛故曰其空侯國
貧困至於以葛屨而履霜糾結為屨葛屨施於暑而
可以履霜乎怨辭也其所深痛者則以使而不見禮
故反顧周道為之潸然出涕毛傳曰睠反顧也言語
助公子使者也佻佻行貌周行周道也釋見卷耳公
子往來於道路勞苦使我心疚病是使者之屬憫公
子也此以見使者之屬作是詩也釋水沆泉穴出穴

出仄出也郭注云從旁出也毛傳同負薪其行勞矣
泉又浸之則薪益重負行益勞故人憚之契契者憂
思著心今俗語云心放不下契契如提持不下也不
寐而寤歎哀我使人畏憚道途故曰憚人獲刈也薪
是所獲之薪謂束而薪歟薪重尚可以車而載哀我
憚人亦可息也怨不得而息也東諸侯之子則只勞
役而不蒙勞來之禮西周之人則粲粲衣服侈富而
雍容是不得其平直也舟人賤者而衣熊羆之裘私

家之臣百僚備試言周之家臣試用寵愛異常而諸侯之使者獨不禮焉是不得其平直也私家而備百僚亦譏過禮而於使者之禮則不及是不得其平直也西人或當用漿而以酒不以漿其侈如此璲玉也韜韜然佩璲曾不以為長而結之有所事則結佩言其常優游暇佚而東人則常勞役困窮又使至則禮物大缺黍稷稻粱之不充也維天有漢我監視之亦頗有光意謂周王之昏闇又不如漢也織女經星本

不動因天運而有襄義襄上也書曰懷山襄陵謂洪水上及陵也又書曰思日贊贊襄哉思贊贊而上去也今俗機織上前謂織而上也日可十餘上今夙興跂望織女星至終日則天運歷七辰故詩人取喻七襄雖則終日七上而不成報贈文章之幣箋亦云自旦至暮歷七辰因謂七襄使者之還當有報幣毛傳曰皖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考工記車人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孔疏

云甫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為箱釋天云何鼓謂之牽牛郭璞云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今毛傳作何鼓其以三星中大旁小居天河之中故曰何鼓歟星類彗鼓擔持搖擊之二義俱通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以牽牛何鼓為二星與爾雅異今天文家於何鼓之下別指牽牛與李孫同亦與爾雅異

若據毛傳以皖為明星貌則何鼓明大所別指牽牛不甚明大易曰服牛乘馬服者有所事也載任之車牛挽之牽牛之星不以服箱譏饗餼車載之禮物缺也使者當有饗餼之禮甚盛今缺故也使者夙興唯覩東方啓明之星夕息唯覩西方長庚之星此外則缺然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啓通作啟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日入明星長在庚方在西之南毛傳曰畢所以掩兔

也天上畢星掾然而曲徒施之於星次行列之間而已無能掩禽為歸禽羞獻之禮於使者也星取畢弋之畢畢狀如叉網施其上箕東方之宿也而曰南有箕者暑月箕星在南夜涼人所熟覩但見其在南故曰箕星以似箕得名不可以簸揚譏所致米芑於使者之禮缺也毛傳曰挹斟也斟音拘箕不簸揚而出顧若翕其舌而反之譏王朝惟賦歛諸侯而已歐陽曰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譏意同上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
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
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
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楸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

補音予演汝切曹植文帝誄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

我玆玆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濁補音厨玉
切孺子之歌濁與足叶民歌灌夫曰潁水濁灌氏族
劉向九歎濁與俗叶酈炎詩濁與祿叶成公綏嘯賦
濁與木叶天補音鐵因切鱸張連反鮪于軌反淵補
音一均切旱麓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遐
不作人易林益之小畜曰鴻飛戾天避害于淵雖有
鋒門不能危身班固東都賦恥織靡而不服賤奇麗
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淵 幽七月紀月用夏正

者叙幽公時事當夏世也此四月六月秋淒淒冬烈
烈亦言夏正者作歌之君子勞苦困極直發其情用
人情言習用夏正者著之詩也大抵詩多出於常情
之所習用故亦多言夏正周禮所謂正歲者亦夏正
以人情習用之安有不可易者此詩謂自四月而夏
至六月之終而暑往徂往也始終勞苦於炎暑之中
先祖非人乎胡寧忍予而不之祐也至於秋之月淒
淒然草木俱靡病而漸黃落愁憂者覩景觸目無非

愁憂爾雅釋草云卉草差誤矣爾雅差誤亦多此言
百卉俱疝豈獨草病而木不病乎又曰山有嘉卉侯
栗侯梅此謂栗與梅為嘉卉也卉者草木之總稱疝
者疝之訛歟離離散也時人多離散瘕者疾病之廣
莫也亂離疾苦如此於何適歸耶烈烈飄風之聲也
亦猶蓼莪南山烈烈飄風發發亦謂烈烈為風聲穀
善也民莫不平善我獨罹憂禍何其甚也害甚也詳
釋見蓼莪爾雅云維侯也栗梅嘉卉也廢之如殘賊

明惟殘賊之人乃當廢今我非殘賊而見廢言栗梅
以自況不敢明言自伐託物以喻意惟廢棄故不在
朝而遠役是謂不已于行雖得罪而莫知其過尤之
為何明無罪而得罪也濁如構禍清如穀善安平相
彼泉水猶清與濁雜我則日日構禍構結也純如憂
禍曷云能穀更無穀善相間雜也滔滔江漢為南國
之經紀意喻已遠役經紀南國之事滔滔有遠行勤
勞不已之狀竭盡其力至於瘁病如此仕宦寧莫有

我身鶉鷖也鶉鷖鳥也匪鶉匪鷖使我得為鶉鷖則將翰飛而往戾天矣我匪鱣匪鮪使我得為鱣鮪則將潛逃于淵矣其畏禍無所逃遁之情如此山有薇薇隰有杞棗皆得安其所言我失所反不如之也作者自稱君子非君子不能作是詩也李曰鶉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鶉鳥醜其飛也翔釋曰鶉鷖郭曰布翅翱翔鱣鮪釋見碩人杞釋見四牡毛傳曰棗赤棟也釋木云棗赤棟白者棟郭璞注云赤棟樹

葉細而歧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白棟
葉員而歧為大木也衛宏作毛詩序以為大夫刺幽
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宏此序雜然
非情徒見言南國故曰下國構禍見言殘賊故曰貪
殘其實辭旨不然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榮覆勘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謄錄監生臣俞錫王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四

宋 楊簡 撰

小雅四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王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
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

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為

補音賢下珍切劉向校列子錄云字多錯誤以賢為
形荀卿成相篇曷為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又
曰堯讓賢以為民汜愛兼德施均賦篇或厚或薄帝
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三略軍讖羣吏明黨各進
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史記叙傳莊王之賢乃復
國陳又曰子產之仁紹世稱賢漢書公孫叙傳既登

爵位祿賜頤賢布衾蔬食用儉飾身何王叙傳哀平
之卹丁傳恭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議魚羈切論也
糾繆正俗或問曰今人讀議為宜得以通否答曰詩
云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故知議有宜音東方朔
七諫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
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為崔駰達旨行有枉徑
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今釋氏亦有宜音
李曰杞枸杞也左傳昭十三年我有圉生之杞杜預注

云世所謂枸杞者行役于外采杞而食偕偕士子則與士子偕行者不一也次章怨大夫之不均以大夫兼政役使士子不均也周官所謂卿者正大夫也然則作詩者士歟而衛宏作毛詩序曰大夫刺幽王宏攷詩鹵莽率類此靡監解見四牡不獲侍養故憂父母孟子荀子左氏皆作普天之下呂曰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

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彭彭盛貌傍傍多貌言不獨一事又旁出故曰傍傍鮮善也將壯大也嘉我未老善我方壯大旅方剛可以經營四方詩人之意謂雖嘉我使我不均也怨其心不愛我也故具言不均之狀於下朱曰旅與瞽同毛傳曰叫呼號召也呂曰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棲謂安止遲謂遲久言其安止無為者久也偃卧則仰矣與息偃同重言者協韻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晉

車七百乘鞵鞞鞅鞞杜注云在背曰鞵在胷曰鞞在

腹曰鞅在後曰鞞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

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為鞅掌

按樓鑰曰毛氏曰鞅掌失

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
鞵鞞鞅鞞皆在馬之身維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
馬腹如今之肚兜不應在人之手掌也議則有所辯難風者譏風也有

所譏而不切之謂風亦從容和緩之狀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無將大車維
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無將大車維塵雖兮無思

百憂祇自重兮

底音祈補音眉貧切劉氏七經小傳云博士讀底為
邸非也底當為痕痕病也字誤爾桑柔詩瘠武巾切
一音昏集韻痕與珉同亦訓病字書民與氏多互用
如緡與緡皆音民恐此詩本作瘠讀如珉或底亦自
有珉音補音冥莫迴切集韻正引此詩晉樂志地郊
饗神歌冥冥與景叶至傳咸賦毛詩云無將大車維
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讀為平聲頰古迴反

是詩譏不明而近小人雖憂無益也而衛宏作毛詩序曰大夫悔將小人非也使其果悔則明矣不止于頌則憂思為有益矣何以曰祇自塵自底自重鄭氏箋云大車載任之車孔疏云其車駕牛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詩言無近小人近小人適以累已大車載任小人之事故以比小人車大則塵多祇只也祇只職一音而記者不同其義同自塵塵汙已也智之不明者雖深思百其憂適足自病其不明如故

疵病也。小人之不可近，明者無疑焉，不明者惑於小人之小善，寸能惑而任之，及其敗事，誤已雖憂，思至於百不出于頰之。小明所見終不遠，所行所任無以異於初，謂之冥冥可也。雖擁也，塞也，當作壅音，雖豈古借音耶。今京語謂擁為雖，聲音輕清故也。箋云重猶累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允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咎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
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
云其還政事愈厯歲聿去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
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
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除音余莫音暮補音暇胡故切賈誼鵬賦閒暇與故
叶張衡東京賦府庫與未暇叶七辯閒暇與束素叶
與子六反補音戚子六反左氏傳作戚釋名戚戚也
說文戚以戚得聲集韻戚戚皆子六反太元親首孚
于肉其志資戚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窮困者呼天
謂天必照知我之憂勞蘇曰芄地名也毛傳曰芄野
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鄭箋云征行徂往也鄭謂以
二朔始行非也至于芄野之日適當二月初吉也此

二月周二月建丑之月也大寒之月寒苦之極故首
章言之其始行乃日月方輿之時非二月初吉自初
往方暑至是大寒故曰載離寒暑離懼也先寒而後
暑者便文也憂勞至甚故謂之毒且曰大苦共人謂
周盛時在位恭敬之人我念之涕零如雨意謂使共
人今在位為政則必相好必不使我至於此極今豈
不念歸畏此罪罟網也言其網密無所逃罪昔我
往矣日月方余除者字之訛歟爾雅曰四月為余鄭

箋此詩云四月為除除字義不可施於建巳之月除
其余乎萬物繁盛曰余昔往之時豈謂歲暮方還乎
周禮兼用正歲正歲夏正也歲暮丑月之終乎以二
月初吉至允野二月丑月也則還之時云歲莫者丑
月之終乎於正歲為歲莫矣此詩士大夫所作故言
二月用周正至言歲莫則人言習熟故云歟念我一
身獨兮而我所任之事則甚庶而衆心之憂矣憚而
畏焉誠無小暇此心睠睠反顧昔之共人豈不懷歸

皆追言在道未還之時與煖也建已之月時也昔往之時政事雖已感急猶未至於甚豈謂其還而政事愈感急乎况歲莫又有采蕭穫菽之勞心之憂矣念自詒伊戚也詒遺也蓋悔其任於亂國而不能去乃自取此憂戚也念彼共人必不肯仕於亂國故興言出宿興起也言語助也於是勇作于中而決其去而出宿焉豈不懷歸舊廬畏成反覆既已去國而復焉反覆可笑可鄙亦且獲罪大抵優柔寡勇之人自有

進退之念而亦能知其不可而終於決去於是嗟歎而告未能去之君子曰無如他恒安處而已勉之使去君子雖靖共爾位又必惟正直是與乃可今亂國非正直也爾勿謂我靖共於位亦足免咎咎未必免苟去亂國而親正直則神聽之更善於女式更也穀善也謂有善祥以貽女也末章申言之爾雅介景皆大也然介亦有助義景亦有明義毛詩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詩言采蕭獲菽殆士也曰出宿則

去之矣不止於悔而已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喈喈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
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補音喈喈居奚切徐幹齊都賦磬管鏘鏘鐘鼓喈喈
制度之曲非衆所奇潛潛戶皆反補音弦雞切後漢
謠諧不諧在赤眉周澤傳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

常妻僭子心反聲輕清故有此平音 孔疏曰鼓擊也王氏曰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李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允信也毛傳曰回邪也鼗大鼓也呂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周禮鼓人以鼗鼓鼓役事注云鼗鼓長丈二尺鞞人云鞞鼓長尋有四尺孔疏云鼗即鞞也蘇曰水落而洲見也妯者其抽之音而字訛歟憂之切者如抽焉不猶不若是

也蘇曰雅二雅南二南也樂先金奏次歌管象而夏
籥序興然則籥居後歟不僭差不相奪倫也籥釋見
簡兮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邢疏云郭云二十七弦
未見所出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羸
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
熊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樂記云清廟
之瑟朱弦而疏越釋樂云大琴謂之離郭注云或曰

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
六分五弦爾雅邢疏云文王武王加二弦為少宮少
商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郭注云馨形似犂鎗以玉石
為之禮記云女媧之笙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
謂之和郭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
者十三簧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毛詩序曰鼓
鐘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
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蹒蹒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
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
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祀補音周官以血祭社稷五祀又保郊祀于社鄭氏
皆云故書祀作禩字書凡有異音者多以異得聲易

林巽之蹇曰礲礲白石

按原本訛
作礲礲

不生黍稷無以供祭

靈祇乏祀祊補彭反補音蒲光切旁也說文髡从示
彭聲門內祭詩祝祭于髡又曰髡或從方彭與旁同
慶補音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今漢書亦有作
羌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漢書作慶文選作
羌周易乃終有慶與疆叶必有餘慶與殃叶中正有
慶與光叶中有慶與剛叶大有慶與當叶亦與光叶
往有慶與光叶亦與亡叶太元廷人不慶與裳叶于
謙有慶與疆叶得不慶與明叶體不慶與疆叶韓愈

劉統軍銘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公侯維德不爽
我銘不忘後人之慶明謨郎切爽師莊切碩補音常
約切太元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鑠灸補音陟畧切
枚叔七發膾炙與錯字帛字席字叶帛僕各切席祥龠
切格補音說文格从木各聲考古圖鐘鼎篆王格大
廟字皆作各史記沮誅注格廢格明詔廢格沮事劉
伯莊皆音各漢書太后議格顏師古音各善格五孟
康音各凡格少用今各頡切一音者愆補音起巾切

韓愈祭兄文愆與親墳恩原文叶原魚倫切柳宗元
閱生賦愆與聞叶補音位力入切左思魏都賦量寸
旬洎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江文通詩英俊著世功多

士濟所位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曹植禹贊舜將
崩殂告天禪位虞氏既沒三年禮畢

按原本
四句脫

王融太

子文辯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周官
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為位古者立
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為公即立 鄭箋云茨蒺

藜也蓋用爾雅釋草文郭璞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
有三角刺人朱曰抽謂其條抽發王氏曰今棘茨所
生乃自昔我藝黍稷之地毛傳曰露積曰庾甫田云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周語云野有餘積其俗所謂囷
歟四旁及上維結以藁而覆之惟不屋爾箋云十萬
曰億毛傳曰妥妥坐也侑勸也箋云介助也孔疏云
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是拜以安之是妥妥也為其嫌
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箋云冬祭曰烝秋

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剥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釋宮云闕謂之門郭注引詩曰祝祭於祊禮器曰設祭于堂為祊乎外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家語高子臯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而毛傳曰祊門內也不知何所據而鄭箋同之毛傳曰保安也皇者尊大之也孝孫尊大先祖之誠於是乎著神安是

饗報以大福使孝孫萬壽無疆是為有慶此先祖嘏
其孝孫之辭介有大義者以古者字畫大字與介字
相似故通用歟劉曰孝孫謂天子也毛傳曰饗饗饗
廩饗也燔取腓脛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
也皆從獻之俎也君婦謂后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
共籩豆孔疏云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煮米
執饗竈之人踏踏敬慎邱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於
俎甚大也孔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毛

傳曰莫莫清靜敬至也孔疏云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此言為豆孔庶不言籩者爾雅云竹豆謂之籩亦豆也孔甚也庶衆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毛傳曰格來酢報也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先祖嘏孝孫以萬壽所以報酢孝孫也說文曰煖乾貌蘇曰行禮既久筋力竭矣陳曰勞而乾竭蘇曰式禮莫愆敬之至也莫

無也簡謂式更也雖燠乾勞竭更能於禮無愆毛傳
曰善於其事曰工賚予也工祝致先祖所告之辭往
賚孝孫曰爾致孝於祀其物苾芬馨香神嗜爾之飲
食已卜知爾百福如先祖所期如孝子孝孫所當得
之式幾期也毛鄭皆曰期齊者五齊之齊稷者黍稷
之稷言稷則黍舉矣稻粱亦從之矣協韻故止云稷
既有齊既有黍稷又匡整又敕而敬正此即天下極
至之道此心不改則極亦無失永錫爾極非以極與

之也人心自善自中自正自順自清明自神自廣大
即此孝祀之心是已即此匡整敬正之心是已不必
求諸幽遠高深而此已臻其極人能自信此心之即
極勿動而改則何失之有何不永之有永錫之為言
猶曰使之永保之云爾獲極則獲福是萬是億無不
富矣祝傳致嘏辭當在旅疇交錯之先而至是乃言
者前已言介福萬壽此又申言其詳箋云鐘鼓既戒
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也毛

傳曰致告告利成利成謂利養之禮已成也此工祝
自致告於尸也而箋謂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則
悖矣非孝孫所當言也具皆也於是尸皆醉矣於是
載起箋云載則也神安然而歸保安也鄭謂歸於天
非也鄭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也曰無往而非
歸也知心則知神矣此心無體孔子猶曰莫知其鄉
而康成曰歸天陋甚矣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

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
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學者悟
何思何慮之心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皆具此神
無死生之異無往來之殊矣箋云廢去也尸出而可
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遲則慢矣箋
謂以疾為敬則太甚特不可稽遲非謂欲疾也毛傳
曰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
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無有怨者而皆慶

君是其歡也後祿者祭之後凡百不失其道則不失
福箋云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歆嗜
君之飲食使君壽考此其慶辭惠順也又稱贊其君
曰甚惠惠有慈義孔甚也孔時祭不失時也君則皆
盡之願子子孫孫勿替廢而引長之引長不斷絕之
謂毛詩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
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然是詩
辭氣頗不迫切疑非幽王時人心或平王時詩歟有

黍離之意焉然關雎不言太如此不必深辯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
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
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是烝是享苾
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甸補音地鄰切邱甸也周官掌令邱乘田之政令

按原

本脫四字

注云四邱為甸讀與維禹隳之之隳同古陳作

隳劉劭瑞龍賦

按原本劭誤作昭

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

義象德效仁補音既渥烏谷切說文從水屋聲陸機

漢祖功臣頌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

渥左思吳都賦伊茲都之函宏傾神州而韞櫝仰南

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嵇康琴賦優渥與屬叶易林

臨之明夷優渥與斛叶或音郁補音於逼切盛貌說

文作臧水流也從川或聲孫愔于逼切玉篇作臧隸
變臧作或別音於六切 毛詩序謂君子思古之詩
是也而謂刺幽王則未可知也亦安知非他王詩董
曰南山終南山也鄭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
邱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
十里出兵車一乘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墾闢而甸
之使平曰昉昉曲禮曰曾孫某侯某諸侯五廟而曰
曾孫者雖元孫來孫以至於無窮皆稱曾孫曾重也

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而毛傳謂曾孫為武王則似不可必矣王氏曰疆者為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古者一畝三圳圳長終畝隨地勢之所宜而或南之或東之雲色同則下雪雨下也雪為豐年之兆毛傳曰小雨曰霖霖益之以霖霖俗以雨繼雪為善以日繼雪為未善詩意亦或以是歟而鄭箋謂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毛傳曰場畔也兩畔有疆場如羽翼然毛傳謂讓畔其說鑿矣或或茂盛貌種曰

稼斂曰穡畀與也謂薦之尸與賓致孝有禮故尸嘏
曾孫曰壽考萬年受天之祐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
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毛傳曰剝瓜為菹
也箋謂清為元酒未安此清酒固非三酒之清酒三
酒最早諸臣之所酢也此所謂清酒者雖五齊亦就
中取其清者薦之商頌亦曰清酤必非三酒中之清
酒毛傳曰用駢牡周尚赤也而周禮地官牧人云凡
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牲祭生

必用牡故詩又曰廣牡牝牡白牡書曰元牡孔疏云
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鄭箋云管脂膏也郊特牲曰
取腓管燔燎冬祭曰烝烝盛也此以其盛者言也餘

釋見楚茨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

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
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有補音羽軌切敏補音母鄙切說文從文每聲漢書

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按原蓬蔕幾陷大理本理

字嵇康琴賦器冷絃調心閒手敏觸撫如志惟意所

擬何晏景福殿賦其祐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哲克

聰克敏子獎里切 倬高也言禾之茂而長也齊甫
田毛傳曰甫大也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以今二
百四十步一畝推之則古百步之畝歲得禾百秉秉
把也十畝千秉百畝十千秉一夫之田歟歲豐有餘
積故猶得取其陳以食農人農人壯者則取新以養
老歟不獨今有年自古有年諸儒咸以今適南畝為
成王之時殊未安毛傳初不以為成王亦無思古之
說自衛宏作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

焉康成惑於序說故以今為成王孔疏同之其實牽合文理不然殆平王之時歟平王末年春秋始作東遷之初禍難之餘宜恐尚遵周禮當有此詩宏序差謬多矣康成不知序乃宏作謂序作於毛公之先故尊信之又康成不善屬文故於此牽合今適南畝平王之時歟毛傳曰耘除草也耔雖本也介其届字之訛歟詩若是之類多届至也烝衆也周官自鄙師鄗長里宰皆士也鄰長亦不命之士歟鄙師各掌其鄙

之政令祭祀其祭也宜衆士在焉髦俊也衆髦士皆至而止也朱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爾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

按原本脫九州也其四字今校補

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公二十

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則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謂方者蜡祭歟毛傳曰田祖先嗇也鄭箋云御迎介助也設樂以迎祭

先嗇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爾雅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穀者粒食之稱曾孫釋見信南山曾孫來止王視農事也王肅曰農夫務事使其婦子并饁饋也田畯於是至而喜攘卻其左右而嘗其所饁之旨否毛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朱曰有猶多也終善且有又言其後秀實而所穫多也詩之所敘不止於一時并敘其終也孟子曰春省耕秋省斂曾孫省斂以其善有

而不怒曾孫不怒由農夫克敏於事其有無水旱之
灾以荒惰而所獲無幾者則王將怒之矣今不怒知
農勤有年箋稼禾也有橐者茨屋蓋也毛傳曰梁車
梁也京高邱也孟子曰十二月興梁成水上之橫橋
也稼之高茂如梁庾釋見楚茨庾殆即今之囤不屋
其高如京稍低者坻鄭箋云坻水中之高地本秦風
蒹葭釋邱云絕高謂之京箋云求千倉以處之萬車
以載之箱者車中容物之處其言曾孫之稼蓋以王

者兼統凡萬民之稼皆曾孫之稼也故末章曰黍稷
稻粱農夫之慶言萬民也農以有年為慶此箱言萬
倉言千者公賦也倉穧古道也穧能養粟其遠者則
為粟益遠者則為米地官倉人惟言粟入殆舉其中
而通上下歟黍稷稻粱備叙四者報以介福萬壽無
疆者以社以方之嘏辭歟介大也孔疏云報我農夫
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按少牢饋
食禮嘏辭亦曰萬年今則萬年唯可施於天子自宰

相以下不得稱矣古今異禮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
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有弇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覃音潭奔音奄毛詩作有渰萋萋呂氏春秋引詩曰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注曰渰陰
雲也 熟觀此詩非刺詩而衛宏作毛詩序以為刺
幽王非也宏謬誤良多奚止此是詩殆平王時詩歟
類甫田次瞻彼洛矣宛然平王之詩也宏蓋拘于孟
子詩亡然後春秋作歟春秋作于平王之末年餘釋
見甫田大田者彌望平遠闊大大田多稼者言豐年
大槩既種既戒以下乃從初次第敘之種者藏其種

也戒者父老戒其子弟相與告戒農事也甚多曲折
萬狀所戒亦不一其事無所不備覃者深也耜宛然
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葛之覃兮葉大而蔓墜有深
意實覃實訏后稷呱音深廣也覃及鬼方因深生廣
義今俗謂墜下曰覃又謂善沒者深入曰覃水之深
曰潭加水以別其字簞文如水一方如潭故加竹去
水而異其音歟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為
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靡然從之

又轉音為剡又轉字𦵏字義如此類因古傳注而浸訛者甚多今不得已正是字義平聲如字王曰倣始載事也堂下門內之地曰庭禾穉白實密比平偃視之若平地而白庭似之故曰庭以田疇廣大成實故曰碩歟王心順焉故曰曾孫是若曾孫釋見信南山穀之狀似楞楞亦可以言方亦有楞方不著而渾然如阜實者阜實外皮無楞釋草云稂童梁郭璞曰似莠殆非也莠與良苗異類凡草之莠于田間者皆莠

也其童苗非其所種弱不能實徒取地力當耘除者
稂也謂其實良禾而童穉無所成也毛傳曰食根曰
蝻食節曰賊釋蟲云食心螟食葉蟣食節賊食根蝻
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為名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
不赤螿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
說云蝻蝻蝻也捷為文學曰此四種皆蝗也實不同
今或者又以所親見而言曰食苗心者白而稍長如
蠹蝻書食葉者其蟲以所出之糞包身為衣時露首食

苗其食苗節之蟲似食心之蟲不白而微長殆一蟲也食根者螻蛄又禾將實初花時有蟲食焉似螢而微大人名之曰天蝼所謂賊者豈是歟或多見食苗葉者螻蛄蝗類也大抵未至于堅實則亦可以言穉蟲多投火而死農人謂田祖有神如神秉執害稼之蟲而畀付于炎火之中焚之也飛蟲赴炎螻蛄為多彼無翼者固不能飛秉畀炎火謂螻蛄蝗類爾韓詩作有奔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晦萋萋釋文云漢書作

黜祈祈雲興貌世以雲興曰雨至則曰興雨亦可孟
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亦意之爾非確然之辭也孟
子尚誤以禹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云雖周亦助亦誤
爾公田者間田敘次役民耕而藝之者民愛公上故
有先公後私之語私私田也民所受之田也平王初
年避難東遷恐懼勤政民心本善宜有此辭蝗畏雨
此繼秉畀炎火之後其謂是歟蝗即螻蟥盛而害稼

甚則曰蝗蝗于稼將熟則為害又稼將實尚需一雨者不必謂洗蝗而云也釋禾不堅好故不穫而他日稍有實則寡婦取焉孔疏云彼處有不穫之釋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曾孫來止王省民之斂也農人務事使其婦子並饁歸南畝田官于是至而喜喜其多稼庭碩也來方禋祀者以社以方之方也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也牧人之

職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
享禋也騂黑異祀祀不止于一也豐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享人鬼祭天神地祇四望以享以祀通言祭
祀也以大景明之福神之所嘏也降福明著之謂景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琫有珌君子
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
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王氏曰洛水東都所在也毛傳以為洛宗周漑浸水者蓋以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謂洛故以為宗周鎬京之漑浸水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然君子至止有平王遷洛之義以作六師有平王避難遷洛作六師脩禦備之意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以新遷詩人祈祝之辭也是詩言大體漑浸小水不足以入詠衛宏因毛傳遂以為刺幽王殊未安也以關雎不言太姒則餘詩固不必辯其為何人何世之詩因毛

衛差誤不得不辯福祿如茨草之繁盛既同謂朝野
安平皆受福祿也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
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呂曰此詩所謂
洛指東都也齊人名菑為韎韐鄭箋云茅蒐韎韐聲
也孔疏云夔然而赤毛傳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
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瑩琫而璆珌大夫鏐
琫而鏐珌士瑒琫而瑒珌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
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
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